

吾乡吾土

我见东山多妩媚

□朱向青

经常想，是风景的美成就了艺术家，还是艺术家成就了风景？抑或是，风景艺术两相和呢？

现在，我就站在一个风景极美的地方——东山金銮湾。这里是位于东山县康美镇的一个月牙形的海湾。正是傍晚时分，夕阳斜照，海面反射着落日的余晖，现出温暖的微黄的颜色。远处的天空却仍是一片湛蓝。缓步行走，享受着海水漫过脚背的清凉，感觉海风轻抚过脸庞，身边走过的几个长发姑娘，发丝随风飘扬；不时可见年轻爸爸妈妈拉着孩子的手，说说笑笑慢慢悠悠前来；几个背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家，也疾步走过……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参加东南网采风团“美丽生态海岛游——福建东山海岛”活动时，也曾来过这个海湾。金銮湾的美景，成就了摄影家的作品，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在他们的镜头下皆有灵性。一个摄影家不小心被石块绊了一下，摔倒流血，但顾不得伤痛，取出“枪支”，摆好架势拍摄，有的甚至趴在地上按下快门……美景一人眼，顾不上疲惫，享受创作摄影作品的喜悦。不由荡起了这样的歌：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这里的一切真美好。

此时，潮水退去，傍晚时分的沙滩像一面镜子倒映着天空，海水干净，沙滩柔软。站在金銮湾上，往远处看海一直向天边伸展。极远的地方与天接连，分不出哪是海，哪是天。夕阳的余晖照射在沙滩上呈现出非常美丽的镜面效果。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远处的天空还有脚下的沙滩的颜色也在变化着。于是在这一片澄净的天和地之间，同伴情不自禁起舞，是身想舞，还是心想舞？只要心之所适，哪里都可以起舞。自己似乎也成了这个奇妙艺术世

七色花

如果风愿意·····

□肖丽卿

“如果风愿意……”刚在黑板上写下这几个字，下面的骚动还没等我转过身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风愿意，我想借借它的翅膀飞上天空溜几圈……”这是哪个胆大包天的，还故意尖着嗓子来这么一句？回头循声望去，果然是那刚从所谓的大城市转学回来自以为见多识广有勇有谋的庄生生。

“如果风愿意，我想叫它把庄生生吹高一点，扔回厦门去，别再来捣蛋了。”专门爱与他抬杠的陈皮补了一刀。这一下两下的，不得了了。教室成了闹市，捧腹大笑的，捂嘴窃笑的，趴桌狠笑的，各种姿势有瞬间刷屏的感觉。我想使劲拍拍桌子让笑声停下来，可是那把能助我师威的长木尺竟然临时隐身。

自从这学期庄生生转学到我班，这样的闹剧偶尔会来一次。对于我这个久经沙场的老教师来说，是无惧此番场景的。因为在我们这种城乡结合的学校里，乖孩子永远不缺，爱惹事捣蛋的也不会少，缺的是创意和新鲜的血液。沉闷肃静的课堂不是我所爱，活泼机敏的庄生生的到来好歹填补了这个空白。

但是今天有点懵。刚才我是想干啥来着？这样的哄笑把我那诗意的创意搞得离题十万八千里了吧？短时间的无所适从之后，我终于想起刚刚我是在指导同步阅读《阿里山的云雾》，原是旧教材选编课文，文章对景致的描写细腻优美，现在作为课外阅读，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好文。所以在学了文中“起风后”的一段描写后，我想来个创意，让孩子联系身边景物，自由想象，再模仿着说一段话。我自认为如此创意与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与窗外繁花盛开的紫荆树颇为相合。

可是我这个创意很明显失败了，课堂并没有按我预想的轨迹发展，自以为是的庄生生带歪了这个“频道”。“如果风愿意，请给我一双大筷子，我想把你夹起来，扔到水池里，让你冷静冷静”——我真想对庄生生吼一吼，但还是忍住了。我要带着孩子们感受着阿里山云雾的曼妙与变幻、描绘风与自然的诗意之美，这样唯美的意境不应该在严厉的指责与驳斥之后，也不适合突然的中断与整顿。而且眼前的嘈杂与凌乱也的确很难让我威严的声音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现在的我只能变成风，把他们吹到原有的轨道上来。超强台风肯定行不通，因为会掀起滔天大浪；只能如柔风扶柳，水面轻挠。所以，此时适当的示弱与卖惨或许能换来彼此的贴近与理解。

思忖片刻，我转身，拿起粉笔，默默地在黑板上写——如果风愿意，我希望

界中的一景。在三三两两赤脚行走或筑垒沙堡嬉戏于海滩的人群中，我也像个小孩子在海滩上贪婪地捡着各种小石头：黄的，白的，青的。一个两个三个……怎么也捡不够。这在同伴视频中，虽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却因配上舒缓动听背景音乐，动作变得优美。不由得感叹，看风景的人，其实都是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面朝大海的日子特别容易滋生出诗意浪漫的情怀？忍不住想对摄影家说：你站在那里拍风景，风景扑入你的眼睛，流入你的心。透过窗户望世界，一派蓬勃清明。一颗赤子之心，引领着眼睛，去发现，去追寻……天蓝水碧，沙白林奇。这一路美丽风景，尽收眼底，尽在心灵。于是在人群中默默伫立的我，你，我们，都成了海岛上美的一景！

那么，究竟是落日成就了美景，还是美景衬托了日落？究竟是风景的美成就了摄影家，还是摄影家成就了风景？西湖因岳飞、于谦而倍增光彩。滕王阁、岳阳楼因王勃《滕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而名闻天下。张继成就了寒山寺，寒山寺也成就了张继。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无独有偶，苏有朋电影《左耳》的热播，使浪漫东山海岛闻名遐迩。生活远比写作来得丰富，写作却还是能够呈现生活所不具有的。所以不光只在自己喜爱的大自然前，浑然忘了自己。不光只是带着眼睛来看，来拍，还要带着笔来写啊。由眼睛到心灵再到提起笔来，这就是再创作，唤醒了自我。你所呈现的，正是你希望被人看到的，方寸之间实际上是取舍之道。

正如辛弃疾所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葱茏的绿色淡去，果实渐渐挂满枝头，丰满了看似淡漠的季节。这个时节，万紫千红的绽放，是菊。

有哪一种花，具有英雄气魄，又有摇曳风姿？是菊。

生于自然，不畏霜雪，遇寒不凋的本色，给苍茫大地，增添几许生机。是菊。

古城的菊，蔚然成海，花海盈

轻灵短章

如菊

□江惠春

香。乍一眼，就被深深地吸引。从古城西广场的绽放，一路延伸至古街，小巷，古民居，质朴温婉的芬芳轻滑过指尖，娇媚的身姿，磅礴的气势，妖娆半座城池，留下一缕缕难以抵御的馨香。岁月，将一些琐碎的花瓣串成文雅的诗词。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脍炙人口。菊的威武精神，从此深入人心。

孩子们围着花花绕圈，眼里盛满喜悦，笑得像花儿一样的脸蛋儿透着些许狡黠，些许纯真，聆听流经生命的芳华。

生命中，又有多少绚丽，只为懂的人绽放。

或许会有人，羡慕你层叠镶嵌的花瓣勾勒出的灿烂；或许会有人，怜惜你谨慎凋谢的容颜。

在婧婧的朋友圈，浏览到一篇公众号推文《立冬！天渐渐转冷了，请不要驱赶它们，它们会被冻死的……》。

诚恳热切的文字、辛酸无助的图片，为流浪动物殷殷发声，令我为之凄惻。

其实我本单薄，我和猫狗之间，并无许多温暖亲密的牵绊。

童年时，生活在贫寒农村。半数人家养狗，不是宠物，只是家畜。

满眼是秧苗绿了，稻谷黄了，每日里放下锄头又挑起簸箕。乡亲们长年累月为全家温饱而奋力拼搏，生活粗粝，对孩子都不曾娇生惯养，何况对猫狗呢？

狗狗们根本不知狗粮是啥，有什么吃什么，晚上钻稻草堆破衣服，有容身之处，有三餐饱腹，已是妥妥幸福。偶尔吃到餐桌上扔下的残余肉骨头，珍馐啊！小孩子在房前屋后随地拉便，狗飞快跑过去

一缕温馨

给舔食干净。猫狗地位当然不如猪，猪可是家庭财产！

家养的狗，听话，亲热，每次见到主人都似久别重逢，摇尾巴，绕圈圈，在裤脚边无限依恋地蹭来蹭去；见到陌生人就汪汪汪示警，很把自己当主人。我们姐妹眼馋，跟风，也闹着父母，养了条狗，主要是满足心底不甘人后的那点气性。

上学去，做家务，学着栽菜、种豆、拔花生……寒假在翘首期盼中姗姗而来，炸肉丸炸五香的浓郁香气飘满全村，鞭炮声把春节炸得喜气洋洋。大人们皱纹渐深，孩子们飞快长个，土黄色的田园犬也高了壮了。

忽有一日，异常冷清，不见狗来绕膝承欢了。焦急地东寻西找，踪迹全无。

花枝招展，明媚了岁月。揽一城明艳多姿，做一个冷暖自知的女子，谁能说不是一种美好呢？

二

有一种相遇叫最美。遇见花开，守住美丽，却是如此不易。就像人与人之间，能相遇是一种际遇，能在合适的时候相遇相守，更是机缘巧合。

“心素如简，人淡如菊”，我们一直在想以淡定从容的态度面对人

生，让自己人淡如菊，或淡荣辱，或淡名利，这种心境也许难以企及，却依然努力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美好，活出雅致的岁月。

点缀古城，不慕荣华与富贵，安于斯而展放于斯。坚贞不屈的意志，让人们传颂。素洁高雅的品质，让人们欣赏。

菊的绽放，也是生命的开始。看似不经意的绽放，却是长久的努力与坚持的结果。

感恩，知足，微笑。诗人的颂扬，英雄的赞歌，都不改“花中四君子”的坚贞品性。菊，安之若素。在淡泊中闪现生命伟大辉煌的一面，安然却又与世无争，柔情尽绽。花极盛，韵无穷。依然是，菊。

大人们说，狗对附近熟门熟路的，肯定是被套走了，“狗肉滚三滚，神仙坐不稳”。听大人说，假如有小偷窥觑某户人家，首先就要解决那家的狗。狗贩子目光锐利而神态慵懒，骑着自行车载着铁笼子穿行过村，悠长吆喝着“买……狗……”，总是引起狗们集体愤怒狂吠。四下无人时，狗贩子可能秒变狗偷子。

丢了狗伙伴，我们焦急难过了几天，并没伤心落泪。孩子们时时刻刻上心的还是饭桌是否飘出诱人垂涎的荤味。

隔了两年，又养了一条狗。半年多，又失踪了。

这狗，野。偷叼走新买的鸭雏，躲进草堆深处吃掉，嘴边沾着血迹，被发现了。被训斥又挨打，它难堪地把头垂到地板嗅来嗅去，夹着尾巴低声哼哼，认错求饶。狗狗智商，相当于三四岁的小孩。

二十年后，我家少年每次看到

天冷了,你好吗?

□黄燕红

皮毛亮泽聪慧灵活的狗狗，就挪不开脚步；看到没着没落凄惨困顿的流浪狗，也挪不开脚步。

把亲生儿子都养得“瘦骨落叶”（闽南语太传神了！），我哪有时间精力养狗？何况，狂犬病的威胁如利刀高悬！

儿子一步三回头，老半天了还竖着眉耷着嘴。

周末常去爬紫云岩，看到成群结队的流浪狗，我总是怯懦沉默地离开。眼光不敢投望过去。

在小区附近，多次遇见被抛弃的狗狗，可怜巴巴地尾随了一程又一程。我冷酷地不敢回头。我从没思考过“狗生”问题。

新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篇推文凑巧在我眼前铺开。我反复翻阅每行文字、每幅

风情万种

漫步闽南水乡

□宋阿芬

漫步闽南水乡时，映入眼帘的是砖木结构的古厝，红瓦白墙，燕尾翘脊，独具匠心,给人以视觉上美的享受；当你徜徉在这古厝中，仔细观望这精细的砖雕、彩绘、木刻，雕梁画栋，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让人回味无穷。

走出古厝，经过永兴桥和虹桥，就来到闽南水乡特色小镇的中心，这一幢幢仿古的红砖小楼，一排排，井然有序，具有典型闽南传统建筑风格。红砖小楼前三角梅、木芙蓉恣意绽放，几只麻雀在枝头停留片刻后倏地飞走，不知谁家的大黄狗温顺地摇着尾巴在这里溜达……阳光慵懒地照着，温暖舒服。我走在白石板道上，不疾不徐，步履轻盈，只见小楼在左，花园在右，各种树木，各种鲜花，将这青石板路点缀得花香弥漫，偶遇村里带小孩的大婶，那微笑的表情，和善的面孔，明净的眼睛里露出一份朴实与祥和。

走在青石板上，往右张望，一座庙宇雕梁画栋，光彩夺目，这就是历史悠久的永兴堂。永兴堂在闽南水乡特色小镇内，始建于明代，清代和近现代均有重修，在近400年过往的岁月里走过它的春夏秋冬，幸运的是这座庙宇得以保存与维护，如今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永兴堂坐北朝南，为两进悬山顶燕尾脊式建筑，整座建筑为石砖木结构，布局严谨独特，工艺精湛。庙顶装饰精美，图案丰富艳丽，造型有龙、狮、花、鸟栩栩如生，妙趣横生，显得古朴庄重。庙中有天井、两廊，后殿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大门前有一对青石螺纹抱鼓，质地细腻，古朴精致。大门上方有牌匾“霁雪赫耀”四个大字。庙堂墙上嵌有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1920年（1886年）重修的两方石碑，尽管已是斑驳破旧，然而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要不是这两方石碑，还真看不出永兴堂的悠久历史。庙前堂主祀保生大帝和广济禅师，庙后堂专祀六尊石佛。

永兴堂因石造佛而出名，这些石佛历史悠久，是明天启五年（1625年）雕造，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佛现存6尊，用泉州白花岗岩石雕琢而成，造型古拙，有释迦牟尼佛像、阿弥陀佛像、弥勒佛像、伽蓝菩萨像和韦驮菩萨像。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这些承载历史的记录却让人难以忘怀。

永兴堂不仅承载着沧桑与历史的记忆，透露出的是富含地域文化的神秘气息，它所承载的乡愁，仿佛触之有温，并给人以情感与心灵的慰藉。庙前的一大片空地，有戏台，有木栈道。逢年过节，村民聚集在戏台前看大戏，热热闹闹，喜气洋洋。

永兴堂庙前大埕宽敞，埕边有三株150多年的古榕，树冠如盖，枝繁叶茂。三株古榕把永兴堂的一角天空遮得严严实实的。其中两株枝干交错，亲密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气根从树干上垂挂下来，随风拂动，仿佛在诉说着和永兴堂有关的人和事。当太阳把第一缕阳光照在榕树上，榕树上的鸟儿欢了，叽叽喳喳，有的站在树枝上扑腾着翅膀，有的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榕树下的石凳上有几位老人坐在那里休憩聊天，静坐沉思，阳光透过枝丫照在他们安详的脸庞上。古榕树像睿智的老人，阅尽沧桑，静静地在一旁边守望着一百多年岁月。榕树下的永兴堂，亭子是由六根圆形红漆柱子和琉璃瓦屋顶组成，富丽堂皇，雕刻颇具匠心。远远看去，蓝天、绿树、红亭、飞鸟，俨然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夜幕降临，村民们聚在石桌旁，打牌、聊天，这里开始泛着生活的温情。一个柚子，几杯清茶，家长里短，从古到今，由远至近，淡淡的茶时光，浓浓的乡情在微澜轻漾的九十九湾里流向生命的远方。我想，如果乡愁有模样的话，那一定是闽南水乡的模样，既充满了现代感又不失古朴的纯净，有桥有水有人家，古庙古树古民俗。

人朝里丢垃圾？素质啊！

受不了，换个箱子吧。拉开,3大袋一起放，卡住了。

此时，耳畔传来一句含糊的话语。这声音，似乎来自墙角杳杳。我回头看去，心里一颤：她似乎是电视剧设定的悲情角色，衣衫褴褛。

我温和地问，这些都是旧衣服，你要吗？

她嘶哑说，要的。那就给你吧。

昏昧光线里，她伸出手臂，想拍我的肩。

我吓到了，绕道避开，赶紧回家。急急告诉何先生。他问，女的吗？那刚好可以穿你的衣服。

我答，是，比我小个，都能穿。还有件毯子，冬天能用。如果她迟几秒钟出现，盖子一关都落进捐献箱，就没办法了。何先生说，拿100块给她啊！

我懊恼，没带钱啊！哪知道这么巧，就带些食物下去了。

夜深风寒，简媾的句子萦绕耳边：爱留给心所系的，人，温暖赠给四方，那辽阔的自由赏给灵魂独享。

女作家笔下

风情万种

蝶恋花

张旭 摄于漳州古城菊花展

